



邵燕祥
抒情长诗集



邵 燕 祥

抒 情 长 诗 集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邵燕祥抒情长诗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5.625印张 4插页 116,000字 印数：1—3,45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58 定价：0.90元



邵 燕 祥

1978年3月在小兴安岭林区了望塔上

作 者 小 传

邵燕祥，1933年生于北平，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学生时代。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出版于1951年，献给晨光如海的人民共和国。随后，《到远方去》、《给同志们》二书抒发了如火如荼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青年一代建设者的胸怀。

二十多年以后，邵燕祥又以《献给历史的情歌》(1980)、《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1981)、《在远方》(1981)、《为青春作证》(1982)、《如花怒放》(1983)等选集和新作同读者见面，继续中断了很久的歌唱。

邵燕祥1947年在学生运动中参加民主青年联盟，并从那前后开始写作和发表新诗；195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坎坷岁月中，他始终怀抱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挚爱，对光明、对真理、对未来的信心。

在这本诗集的《不要废墟》、《走遍大地》、《北京与历史》、《怀念篇》、《劳动》、《海之歌》各篇中，都有带自传色彩的段落。

作者从1949年以来先后有近一半时间从事新闻广播、文艺编辑工作。1956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目 次

1	不要废墟
20	长 城
36	走遍大地
54	怀念篇
73	北京与历史
86	劳 动
100	我是谁
108	与英雄碑论英雄
123	海之歌
138	十四岁：什么是我的事业
145	南 京
153	命 运
160	荒 原

不要废墟

有一天我们会甜蜜地想起

所有过去的艰苦的时光

——引自旧作《有一天我们会想起》

一 1976：陌生的废墟

啊

废墟

这还是我的共和国吗？

这难道是——我在太长太长的寒夜里

梦想着回到辉煌的阳光下

用力睁大眼睛

就能望见我熟悉的一切的

亲爱的共和国吗？

这难道是——我和同伴们

踏在四十年代的废墟上
高高扬起双臂迎来的
晨光如海的共和国吗？

这一片新的废墟
对我是如此的陌生

一样的青天
一样的太阳
那时我们正年轻
那时我们多快乐啊

在山路的急转弯
交通岗向飞奔的卡车打着旗语
在海潮轻拍的静静的港湾
陆地向远航船打着旗语
山野上
红领巾同红领巾交换着旗语
工地上
大吊车同大吊车交换着旗语

我们向春天打着旗语
我们向希望打着旗语
我们同未来交换着旗语
我们同胜利交换着旗语

通向未来不是一条坦途
通向胜利不是一支圆舞曲
然而我们是快乐的

一个人走过世界
总要留下些什么——
血汗，贡献，青春，脚印
而不仅仅是墓碑

那时我们脚下是废墟
不能只留下诅咒和叹息
我们要创造
值得珍重的
美好的记忆
为的是
有一天我们会想起：

“有一天我们会想起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光
想起我们的青春怎样度过
在忘我的年代
在忘我的地方……”

那时怎么能想到

共和国的青春
竟变成了废墟
而我们就在废墟边
咀嚼着火红的年光的记忆？
连曾经有过的快乐也归于虚幻
只有痛苦是真实的，沉重的，触摸得到的

我痛苦地认出了
这就是我自己的共和国

我和我的同代人
不是乞怜的弱者
给我锄
给我镐
给我铁锹
让我在废墟上深深挖掘
挖掘出废墟所掩埋的
闪光的理想
挖掘出废墟所掩埋的
不锈钢的信心
我还要挖掘出结成盐粒的汗珠和泪滴
找回我折断了翅膀的快乐的歌声

二 1977—1978：我寻找

（插曲之一）

不了解我的
光知道我烦恼
知心的朋友
知道我在寻找——
我寻找什么
可有人知道？

多少快乐的音符
曾在我心弦上跳
为什么飞去不飞回
象那薄情的鸟？

我在我的歌声中
寻找快乐的音调
我究竟在什么时候
把它丢掉了？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
把它丢掉了？

在那茫茫荒原上
风雪整夜地叫

我青春的歌声是篝火
松枝堆上蹿火苗

在那流放的小土屋
孤寂最是难熬
我歌唱友情和希望
余音长久地梁上绕

在那田野上罚苦役
春旱过去又秋涝
我的歌声似细雨和日光
催熟了苹果和晚稻

也许我原是一棵白杨
春风三月舞着枝条
青青的叶片打拍子
呼啦啦唱得挺热闹
有人爱听我快乐的歌
有人嫌我在耳边吵
不料年轮渐渐地多
不料快乐渐渐地少
风又萧萧，雨又潇潇
满地的落叶没人扫
有心再唱快乐的歌
空剩下悲风摇树梢

唉，生活里有辛辣
不都是甜蜜的醪糟
唉，生活里有苦涩
不都是滑口的奶酪
嘤嘤的啜泣
哀哀的哭号
愤怒的控诉
从我的胸膛里
赶跑了青春的旋律
赶跑了快乐的音调
我不能强颜作欢笑
我不能强颜作欢笑

……多少树象我一样
又在春天抽新条
该红的又红了
该绿的又绿了
该醒来的已醒来
该欢跃的正欢跃
可熟人听我唱新歌
都说再也听不到——
早年我的歌声里
那份欢乐在燃烧

从前即使唱悲歌
也带几分快乐的调
如今声音虽发颤
我的心还不老
我不信快乐的歌声
会随着青春雾散云消
欢乐若只跟青春作伴
我就向青春的心儿深处去找

青春的心啊，告诉我
你可藏着那串锁钥——
一串丁零零闪光的音符
我苦苦寻找的快乐的曲调
能从我的心弦
蹦跹到你心弦上
可永远沉甸甸
决不轻飘飘……

三 1979：我心中不是废墟

白天，太阳热烈地审视着废墟
夜晚，星星冷静地审视着废墟
废墟审视着我
我审视着自己

我曾经奔走在暮色昏黄的旷野
我曾经迷失在林莽中无路之路
我曾经跟单飞的大雁对话
也因泉叫狼嚎而毛发直竖
多少次吞咽过亲者伤心
和仇者快意的痛苦
难道就为了
回到废墟上来？

我咬破嘴唇

迸出声：活该！

受够了命运的惩罚之后
我要对自己进行报复
对自己有过的致命的天真
对自己有过的迷惘和软弱
对自甘麻木的市侩之心
对玩世不恭的犬儒之道……

我是不是捍卫过信仰——

如果我真有信仰？

我是不是坚持过真理——

我是否确实认识真理呢？

烈士的血不是水

但曾经如水横流遍地

我曾否向自己问过
这些血流到了哪里？

流进红旗的经纬线？
流进庄严的典籍？
流进收缴党费和团费的名单？
流进纪念碑的白玉石基？
也流进了被浪费的国库
流进了被禁唱的歌曲
渗透了废墟的土层
重新濡湿了旧的血迹

而鲜红的，鲜红的，鲜红的
烈士的血
有没有流进我的血管里？

面对着
光色斑驳的世界
脚步蹒跚的历史
面对着几代烈士的血迹
我沉思

我沉思
为什么制造废墟？
是谁从中得到好处？

当我们今天清理废墟的时候
又有谁，还在掣肘
甚至幸灾乐祸
咬牙切齿？
眼前是废墟
但我心中不是废墟

四 1966—1976：废墟的追忆

（插曲之二，狂想曲填词）

……和尚打伞，无发无天
无法之法，如入无人之阵
体温四十度算正常
开篇是发昏第十二章
你吃药，他发汗
忌影射，忌恶心
上层建筑空中楼阁
经济基础八级地震
帽子与小鞋齐飞
阴谋共阳谋一色
恩格斯做过啥生意？
燕妮又是啥出身？
《水浒》何足道哉
《三国》乃权术课本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